

南亭法師與戰後台灣華嚴宗的茁壯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人文教育通識 講師
牟立邦

摘 要

本文以歷史學的研究角度，運用史學的歸納和演繹方法，來探討南亭法師於大陸時期乃至戰後臺灣，對漢傳佛教之歷程發展貢獻；並闡述南老將華嚴佛法弘揚於世間的遠大進行規劃。除前言和結論外，內文將分別以四個主要段落進行論述。首要，將以南亭法師成長經歷為背景，從當代的視野觀分析之中的變化歷程，以便進一步探討南亭法師本身落實對於佛教的理念，於各地講經說法的經歷進行展開，乃至於一生致力於佛學篤行。其次，則以南亭法師於大陸時期任光孝寺住持，並擔任佛學院院長為旨，期間正歷逢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，加之經濟通膨、難民施所等問題衝擊，即由此借鏡折射南老的普世價值，以應證其菩薩善心。緊隨著，1949 年底江河變色中樞播遷來臺，南亭法師連同智光法師共攜抵臺，面對戰後臺灣佛教界的枯槁，發得心願重振佛法普渡眾生，除先後於台舉辦三次傳戒，更遍走全島籌募印刷《大藏經》流通。最後，隨著台海局勢穩定，於南亭法師與成一法師的努力經營下，臺北華嚴蓮社得已創建穩固，此後更逐步茁壯，持續不遺餘力將華嚴學弘傳社會各處，才得已創造今日華嚴宗在臺之盛況。

關鍵詞：光孝寺、華嚴蓮社、抗戰時期、華嚴宗傳臺、臺灣佛教

一、引言

華嚴宗乃中國漢傳佛教十三宗派之一，¹以大方廣佛《華嚴經》²為一宗正依之根本經典，故名華嚴宗，又名賢首宗、法界宗、清涼宗等。本文崇重根本，故只名華嚴宗。雖早在東晉時《華嚴經》已流入中國，南北朝中葉以後，有不少人開始研究華嚴經，華嚴經的信仰漸趨流行；唯至唐代武則天時（第 7 世紀下半葉）才完美譯出八十華嚴經，華嚴宗之理論基礎遂得完備。³然唐武宗會昌法難使佛教趨於衰微，華嚴宗亦受打擊，⁴幸而宋、明、清均有復興之法師，使得不絕如縷。民國肇建，大師輩出，先有月霞大師於上海創建華嚴大學，⁵後有應慈法師創辦華嚴學會，⁶宏渡佛法，德育英才，繼志續業，使近代華嚴宗得大為興盛。

臺灣佛教源自於中國大陸，早在明鄭時期，陸續有大量民眾從福建的泉州、漳州，及廣東的惠州、潮州等地移入，使閩粵一帶的佛教也隨之傳入，⁷先後於南臺灣建有數座名剎。⁸至清代佛教雖然逐漸遍佈，然多屬民間信仰的齋教。時臺灣社會文風尚未興盛，且大陸亦不見強而有力的後盾，支援渡臺僧侶或居士弘法，一般僧侶多出於自發性、個別性的佈教弘法，往往僅能順勢而為，難使佛教文化深層化、精緻化。⁹中日甲午戰爭失利，1985 年臺灣被迫割讓，日本佛門各宗相

¹ 中國佛教宗派之產生，約於隋唐時期，有十三宗之說，即：毘曇、成實、律、三論、涅槃、地論、攝論、淨土、禪、天臺、華嚴、法相、密宗等，參閱茲怡主編，《佛光大辭典》第四冊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89 年），頁 3154。

² 《華嚴經》是釋迦牟尼頓悟圓證之剎那，領悟出天地人間清淨圓融的奧秘。全經以彰顯一真法界為主旨，是佛門的大經。華嚴世界對宇宙的描述，遠超出人類心智的想像力，可謂高深莫測，義蘊難以窮究。因而華嚴宗以發揮「法界緣起」的思想為宗旨，主要教理為法界緣起說。宇宙萬法、有為無為，色心緣起時，互相依持，相即相入，圓融無礙，如同陀羅網，重重無盡；並用四法界、六相、十玄等法門，來闡明無盡緣起的意義。是印度中期的大乘作品，也是佛經中最不可思議的經典。欲進一步瞭解請參考成一法師口述，卓遵巨集、侯坤巨集訪問，《成一法師訪談錄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7 年 8 月 2 版），頁 111。及圓香居士口述，卓遵巨集、侯坤巨集訪問，《圓香居士訪談錄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9 年 7 月），頁 146-151，有較詳明淺顯的闡述。

³ 部分參南亭法師，《華嚴宗史略》（臺北：華嚴專宗學院出版，2009 年），頁 24-25。

⁴ 黃懺華，《黃懺華中國佛教史》（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155。

⁵ 詳見星雲大師，〈創辦華嚴大學的月霞法師〉《弟子》（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，1997 年）第 259-262 頁。

⁶ 詳見賴永海主編，《中國佛教通史》第 15 卷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0 年），頁 240-244。

⁷ 高振農，〈台灣佛教與中國大陸佛教密切相連〉，《佛學研究》第 7 期（北京：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，1998），頁 373。

⁸ 釋慧嚴，〈台灣佛教史前期〉，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 8 期（臺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，1995 年），頁 274-289。

⁹ 另參李世偉、王見川，〈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的認同與選擇——以中、臺佛教交涉為線索〉《臺灣佛教、儒教與民間信仰》（臺北：博洋文化，2008），頁 2；江燦騰，《佛教百年史之研究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96），頁 469。

繼進入，¹⁰此以軍政為背景又賦有強烈的「殖民」任務，乃逐步侵蝕「整理」原有佛教。及抗戰爆發，日本為因應戰爭的全面動員和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，在臺實施皇民化運動，於宗教方面亦試圖徹底改造，推行所謂「皇道佛教」，將信仰納入戰爭動員體制，¹¹種種舉措都嚴重打擊了佛教的發展和自主性，¹²直至 1945 年抗戰勝利，台灣光復才結束殖民性質的枷鎖。然受戰時的影響，光復之初台灣社會經濟凋敝，及皇民政策的摧殘後，各方面一時皆難以回復。至 1949 年漢傳佛學隨大陸軍民的大撤退又再度轉進臺灣，在新活力、新人才的注入下，才逐漸恢復生息，歷經數十年的不斷努力，終開創一嶄新蓬勃的佛教面貌。¹³

二、剪髮披緇入佛門

南亭法師（1900-1982 年，為減少篇幅字數，以下將簡稱南老），俗姓吉，字南亭，別號雲水散人，法諱曇光，江蘇泰縣人。南老雖生於農戶貧家，但家庭和樂互助，方勉得溫飽自足，自幼明理後，無刻不協助忙於農活家務。6 歲之時，曾於父親囑以 6 銅錢赴市店家購買豆腐，以此店首日開張，客滿棚座。幼年南老於店主手中取得豆腐之後，父命首托求好心切，即刻返首回奔，行經半途方感掌心六枚銅錢透熱，驚覺銀貨未訖，旋急馳再返店付交。童稚眼神與店主四目相對，雙方雖未交一言，然彼此卻心有所感。¹⁴幼時南老天真未鑿，性向本善，即便家境不佳，生活艱辛，但致使未曾有一絲貪念佔慾，反亦將心比心，念思店家買賣生計，逐見得當時南老既有所佛性慧根。

8 歲之年（1907 年）入學開蒙，私塾教育著重聖賢經論之背誦複習，學齡南老天賦異稟，初學《三字經》即過目不忘倒背如流，令師頗為驚奇，多有讚許稱

¹⁰ 直至 1945 年日據時期結束前，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支派來臺傳教，八宗十四派之八宗係指：華嚴宗、天臺宗、真言宗、臨濟宗、曹洞宗、淨土宗、淨土真宗、日蓮宗；十四派係指：華嚴宗、天臺宗、真言宗高野派、真言宗醍醐派、臨濟宗妙心寺派、曹洞宗、淨土宗、淨土宗西山深草派、真宗本願寺派、真宗大穀派、真宗木邊派、日蓮宗、本門法華宗、顯本法華宗。維基百科網路資料：<http://www.wikipediactn.info/view/%E5%85%AB%E5%AE%97%E5%8D%81%E5%9B%9B%E6%B4%BE>（檢索時間：2018 年 2 月 24 日）此華嚴宗畢竟是日式，非正信的漢傳佛教，而日後的「皇道佛教」更不具備華嚴宗的精神，故筆者不將此日據時期列入本文探討。

¹¹ 見江燦騰，《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》（臺北市：南天書局，2001），頁 593-599。

¹² 宗教是一套信仰，是形上學、超自然的崇拜，用以對人生與宇宙的神秘所作之闡揚，借此達成教化、勸善懲惡或調整約束人的行為等功能。宗教伴隨著各種文化的差異，其普遍特徵是經由信奉者的許願、祈禱、儀軌、冥思、音樂與藝術等形式而得其所願。宗教也包括原始的文化傳統、聖賢著作、歷史、神話，還有個人的信念與經驗。宗教可以從不同的文化中提取許多形態，同時伴隨著各種文化的差異而發展出超人力、既敬畏又嚮往的情感。宗教的盛衰與政治、社會常相互交織，也因此在此治亂之世。

¹³ 參閱藍吉富，〈臺灣佛教發展的回顧與前景〉，《當代》11 期（臺北：1987），頁 47-54。

¹⁴ 參閱：南亭和尚全集編纂，《南亭和尚全集》（臺北：臺北市華嚴蓮社，1994 年），頁 5。

道；由此見得南老自小既敏而好學、穎悟絕倫，故得能於日後疏通經論，深入華嚴，遂成大師。翌年 9 歲（1909 年）南老始與佛結緣，一度談及出家，然因長輩各有歧意而臨時作罷。1910 年（10 歲）一日，南老隨著母親到本邑營溪觀音禪寺進香，住持道如老和尚見其面容深具異常頗有宿緣，故而家中忽臨四位和尚，與南老父親促膝長談，向其情商，乞度能出家為僧與佛結緣。南老至親虔信佛教，且家中男丁眾多，捨一個出家為僧，也是上報佛恩。¹⁵，隨後同年底，由父親送幼時南老於家外十餘裡觀音寺，至始正式合佛結緣。此時由曾師祖玉成法師（1854-1936 年）¹⁶、師祖道如法師代替沙彌時南老師父智光法師（1889-1963 年，為減少篇幅字數，以下將簡稱智老）收為弟子，取法名南亭。於是在這種因緣下，由道如法師親自教授四書《論語》、佛經，期間南亭不時於夜晚，藉寺廟燃燈之明，勤習五堂功課，直至嫻熟為止。¹⁷

1912 年清廷遜位，民國肇建，思變風潮一時瀰漫四方，佛教也因此深受影響，相關新式僧教育陸續興辦招生，智老更與太虛、仁山二尊發起佛教革新運動，並受禮聘出任泰縣諸山聯合創辦儒釋初、高等小學校長，¹⁸資優異稟的南老則順勢插班入學。初學數月，旋即學科筆試，便因測驗卓越分至高級班修習。其相關新式課程包含國文、英文、物理、歷史、算術、唱歌、體育、佛學、圖畫、手工等，總計 13 門。南老頗為好學，學閒間更時常走訪各地景點文物古蹟，增加見識，亦也曠大其視野。讀至高等小學畢業，又赴當時中國第一間佛教高等學府——華嚴大學就讀深造，唯後續華嚴大學因受世俗之爭擾，不願有損僧格故而閉校停授。¹⁹南老仍回返觀音寺，除禪門日課外，更深入經藏、百書兼治文史，使內心之豐富，辯才之無疑，學力之日進，²⁰故而得日後窺究華嚴。

南老的曾祖師玉成法師為近代大德龍象之一，也因此事務繁忙，時常於泰州城、宏開寺、觀音寺等處往返不息；然望眼泰縣寺院，能等稱通曉佛理，嫻熟書畫，邃曉詩琴之大德其屈指可數。故而玉成大法師慧眼獨具，內心更有意栽培佛

¹⁵ 於凌波，《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233。

¹⁶ 玉成法師（1854-1936 年）江蘇泰州黃柯莊人，17 遂依宏開寺應懷老和尚出家，法號嚴璞，字玉成，號脫山。于句容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，此後遍學江南大刹，聽《楞嚴經》有省。後宏開寺住持寺務，清末任泰州僧正司，負責管理調解地方鄉裡佛教事務。一生嚴謹持戒，身體力行，著重佛教教育，坐下弟子徒孫中不計可數，之中更有 13 位住過名山方丈，興辦佛學研究所達 7 所之眾，為近代中國佛教界尊者之一。陳文亞編，《薑堰佛教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頁 137-141。

¹⁷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，《南亭和尚全集》（臺北：臺北市華嚴蓮社，1994 年），頁 7-12。

¹⁸ 馬越、陳雲觀，《禪智山光 揚州佛教文化遺產》（南京：東南大學出版社，2015 年），頁 51；范觀瀾，《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35。

¹⁹ 可見其拙文，〈月霞法師與近代中國佛教的轉型復興——華嚴大學的創辦和延續〉發表於《2017 第六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》論文集（臺北：華嚴蓮社，2017 年），頁 K-21。

²⁰ 參閱：南亭和尚全集編纂，《南亭和尚全集》（臺北：臺北市華嚴蓮社，1994 年），頁 13-19。

門晚輩南老。²¹此時南老已年逾 20 成年，隨曾師祖玉成師命，乃赴焦山定慧寺受戒學習，最終從德峻和尚受具足戒，²²接著便負笈至泰縣北山開化禪寺，聽取智老開講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之中取悟益多。兩年後，得考入安慶迎江寺佛學院，親炙常惺法師就讀深造，此後於常州清涼佛學院任教，並任時稱「華嚴名僧」的應慈法師座下的助教。由應慈主講《華嚴經》，師生同聽，南老亦參列講席，並另授唯識、三論等經論。藉著「教學相長」的機會，使之學力大進，逐漸得窺典籍的精華。1927 年揭來上海、常州、鎮江、無錫各寺院，講經說法弘揚佛學，宣講《華嚴》、《維摩》等經論，凡四歷寒暑，聲名日著。在鎮江應其同門師兄靄亭法師請，於竹林佛學院任主講任教。²³

1931 年光孝寺創設佛學研究社，招收蘇北各縣僧青年予以佛學教育。然不幸蘇北遭受罕見水患，原光孝寺住持常惺法師發願賑災，協助政府救濟災民，常惺法師這時尚兼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長，不常在光孝寺，一時難以分身乏術，難以兼顧辦學事務。有感南老學富有成，故而急電招請南老返至祖庭協助寺務，故事實上光孝寺的寺務和研究社的教學工作，都是由南老代理主持。²⁴南老於佛學研究社期間，授課紮實，教學認真，更是讓後來的沙彌時期的成一法師有所嚮往，進而結成師徒之緣。²⁵亦是往後得順利播台弘傳佛法，進而創建華嚴蓮社培育僧人弘揚華嚴之善緣。

三、荊天棘地渡眾生

光孝寺為江淮古寺，蘇北泰縣首刹。宋徽宗時光孝寺稱天寧萬壽寺，更獲得過皇家敕封，賜 5,000 畝田。²⁶至 1138 年（紹興 8 年）南宋高宗為徽宗設道場，敕改名報恩光孝禪寺，然於 1161 年（紹興 31 年）不幸毀於戰火。1196（慶元 2 年）德范任住持，先建百尺鐘樓，再建最吉祥殿，又建高閣六楹，用寧宗在潛邸時書賜的「碧雲」二字作題額，同時建成方丈室、寮房、廚庫、水陸堂及左右廡廂。至明末 1631 年（崇禎 4 年），方志應聘來寺，重修殿宇，此後光孝寺正殿最吉祥殿成為祝禧道場，地方官朝賀、慶典均在此行禮。清代 1744 年（乾隆 9 年），性慧自寶華山慧居寺分燈來寺任住持，光孝寺改屬律寺，稱光孝律寺律寺。²⁷

²¹ 陳慧劍，《南亭和尚年譜》（臺北：華嚴蓮社，2002 年），頁 21。

²² 於凌波，《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233。

²³ 〈南亭法師〉百度百科網頁，網址：<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1583933.htm>（檢索時間：2018 年 2 月 26 日）；范觀瀾，《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205。

²⁴ 〈臺北華嚴蓮社釋南亭傳〉收錄於於凌波，《民國高僧傳初編》（臺北：知書房出版集團，2005 年），頁 283-284。

²⁵ 卓遵宏等《成一法師訪談錄》，頁 31。

²⁶ 單毓元等纂修，《民國泰縣志稿》收入於《中國地方誌集成·江蘇府縣志輯 68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據 1931 年纂修版之抄本影印，1991），卷 26，頁 674。

²⁷ 邵佳德，〈傳統佛寺的近代轉型：民國泰縣光孝寺培安和尚個案研究〉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

光孝寺雖為江北首刹，廣施義舉，故受皇家加持。於過去寺田豐饒，信眾繁多；清末民初之後，社會不時議論廟產，加以攻訐，更蜚語言傳寺田達 18,000 畝之多，²⁸實則不然。民國以來光孝寺規模早已漸不如往，在常惺法師住持光孝寺後，即急電南老返回協助之一因，便是光孝寺因前任住持與地方官府訴訟多年，爭議不斷，廟產早已虧欠 6、7 萬銀元巨額債務，寺事必須卓爾不群之人方能協助維繼。²⁹而 1931 年夏，長江又逢百年大水，災民遍地，而政府又財政窘困；³⁰常惺法師與南老共同在光孝寺成立了災民收容所，配合縣府救濟災戶。水災使得光孝寺的田產亦受影響，加之原本積累之負債，寺與開支備感艱辛。為此 1931 年夏末秋初，南老特隻身前往上海，籌募各省水災急振會經收賑款。³¹終使災民收容所得續辦兩月有餘，救濟千百災民，不僅獲得縣長褒獎，更廣受百姓稱讚。³²

南老到光孝寺第二年，光孝寺傳三壇大戒，南老也由副寺升為監院。1932 年 12 月，常惺繼太虛大師之後，出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，兼閩南佛學院院長。翌年（1933 年）春，即把光孝寺住持、佛學研究社社長，以及所擔任的泰縣佛教會主席三項職務，都交由南老承繼。期間數年，身兼三職，充實忙碌，在成公在〈敬吊師公〉一文中，提及此段經過：「我（成一）親記得，1936 年的農曆新年剛過，我就承蒙師公的函召，負笈到泰城光孝佛學院求學，師公（南亭）那時是光孝律寺的住持方丈，也是光孝佛學院的院長，並且也是當時縣佛教會的主席，可以說是一個一等大忙人。因此我和果一、宗一等鄉下皋的小土包子，除了開學典禮上拜見過他老人家一次之外，平時很少見到他的慈顏，逢年過節向他老人家禮座賀節時，同學們大夥兒在一起，也無法向他老人家說一句話。那個時候祖孫相處，雖然近在咫尺，卻似遠在天邊。」³³

任光孝寺住持後，尋開示者亦漸眾多，故南老時常分身於各地講經說法，度化眾生。而即使平日於光孝寺除經常性功課、法會、教務之外，還有諸多對外事務。期間有感葦宗法師天分極高，故而退居於後專於弘法，並力推選葦宗繼任掌持，亦兼光孝佛學院院長。南老對葦宗的「謙讓」另一緣由，於日後《南亭和尚全集》中更有深刻描繪提及：「葦宗曾在閩南佛學院求學數載，歸來光孝，亦幾年

所集刊》83 期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4 年），頁 96。

²⁸ 〈江蘇泰縣光孝寺住持僧與泰縣佛教徒之惡鬪〉，《現代僧伽》卷 4 期 1（1931 年 4 月 10 日），社評，頁 5-6。

²⁹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，《南亭和尚自傳》（臺北：臺北市華嚴蓮社，1994 年），頁 84-85

³⁰ 〈振委會籌得百萬各處急振〉，《大公報》，1931 年 8 月 14 日，第 3 版。〈乞賑與籌賑 江北災重紛電乞援〉，《大公報》，1931 年 8 月 31 日，第 3 版。

³¹ 《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振會經收賑款第十一次報告續昨》，《申報》，1931 年 10 月 3 日，第 6 版。

³² 參見釋南亭，《南亭和尚自傳》，頁 86。林子青，〈懷常惺法師——為紀念常惺法師示寂五十周年而作〉，頁 28。

³³ 成一，〈敬吊師公〉收錄於《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》（臺北：臺北華嚴蓮社，1983 年），頁 133。

矣，惟人眼睛露光，走路時兩足跟不著地，有點異像，慮其不壽，不如將住持之職交與承擔，即有長短，了無遺憾。天是正月二十幾，東邀諸山，舉行交接典禮。」³⁴不幸正如南老一語成讖，葦宗法師於擔任住持之後，旋即亦完結功德。然南老不戀身分、地位，願「賢者」勝出，再再突顯無私無我的精神。

在南老任持光孝佛學研究社下，還積極參與愛國社會運動。1931年12月底，為響應抗議日本九一八事變竊占東北，泰縣各界舉辦抗日會展開大會遊行，藉此號召社會力量，喚醒民眾國族意識，力助中央堅持以對，並透過遊行訴諸國際，抨擊日軍竊占中國領土主權事實。為此，光孝佛學研究社全體學僧加入抗日行，「本佛教救世教理，散發宣傳品，打破泰縣僧界從來未有之應世運動，各界極為稱讚」。³⁵南老對所領之的僧伽教育學子，不僅僅是塑造傳統能夠念經解惑的和尚住持，更多的是打破既有窠臼，真正作為一在世菩薩，能憂國憂民進而普渡眾生。

1937年中日關係惡化，同年8月底，戰火瀰漫遮天，國軍以血肉築起長城，於淞滬展開巷戰攻防，堅守奮戰，其義勇精神撼動國際。然至10月中不敵日軍優勢火力多面夾包，為保存抗戰實力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於11月始陸續後撤轉進。³⁶滬寧鐵路兩側縣市旋以淪陷，致使兵災難民不斷向江北湧上，³⁷對此，縣政府規劃設立12收容所，以收容難民救濟孤寡，南老住持光孝寺亦開辦為12難民收容所之一。雖光孝寺本身堪用房舍不算少數，但難民們一求溫飽，二祈庇護，為維持生計救濟，不時走訪鄉裡募捐材米，以繼灶薪。接連數以萬計湧入泰縣光孝寺。南老特將牆垣拆毀，以便收容更多難民，計最高峰時，光孝寺曾收容達4000人以上難民，著實可稱功德無量。³⁸

抗戰爆發，部分佛教會向中央政府請願，以僧人支援開辦救護工作。³⁹南老認為佛教徒持不殺戒，而國難當前，佛教徒亦不能袖手旁觀，且救護傷殘，掩埋死者，正是出家人天職，故慷慨響應國策，創辦僧眾救護訓練班，為期一個月，召集縣屬各寺廟青年僧侶比丘（30歲以下），悉數應徵受訓，施以戰時救護訓練。初期一百多名，而光孝寺學員則佔三十多人，⁴⁰並直接於光孝寺舉辦開學典禮，⁴¹由

³⁴ 轉引自范觀瀾，《泰州佛教》（南京：江蘇文藝出版社；鳳凰出版傳媒集團，2007年），頁100。

³⁵ 〈泰縣光孝寺研究社加入社會運動〉，《現代佛教》第5卷第1期（1932年1月），佛教要聞，頁89。

³⁶ 詳見戴峰、周明，《淞滬會戰——1937年中日813戰役始末》（臺北市：知兵堂出版，2013年）。

³⁷ 常雲平，劉力，《亂世飄蓬 抗戰時期難民大遷移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5年），頁71-72。

³⁸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，《南亭和尚全集》（臺北：臺北市華嚴蓮社，1994年），頁118。

³⁹ 〈佛教會向中央請願兵役僧尼訓練救護〉，《佛教與佛學》1937年第1卷第10期，頁2。收錄於黃夏年主編，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：正編》78冊（北京：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，2006年），頁260。

⁴⁰ 成一，〈敬吊師公〉收錄於《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》（臺北：臺北華嚴蓮社，198

政府派人協助，加上醫院所提供之擔架、醫藥、急救等訓練，以備護救衛國。時中樞西遷大後方，蘇省保安隊設蘇魯皖邊區遊擊總指揮部於泰城，南老以佛教會主席率各寺院支援軍需，以共赴國難，並啟建護國息災仁王法會，講《仁王護國經》，藉祈求佛力護祐國詐，以此安定社會民心，同時藉法會儀式，發動有能力民眾捐獻香燭、油米，以救濟難民，⁴²共赴國難。

抗戰烽火下，蘇北地區形成散亂遊擊戰區，但日軍仍將陸續分兵攻掠蘇北運河沿岸及近海各重要縣市，⁴³更不時出動軍機至泰縣實施轟炸。⁴⁴1939年鎮江交山定慧寺遭日軍搜查，並被放火燒毀方丈室。在此險惡情勢下，前定慧寺住持智老不得不離開焦山避至泰州，為此南老特移請智老，入住光孝寺方丈樓上之寮房，並以之為鄰好就近侍奉。⁴⁵南老有見八一三淞滬戰事之時，上海有志居士慮劫火焚燒，佛經恐蕩然無存，於是發起印積砂大藏經，並縮小版面，以便郵寄外地或隨攜保存。光孝寺雖身處鄉間，但不時亦有受日軍轟炸之危，同有鑑於此，南老於戰亂亦也不間斷弘法講經，⁴⁶同時閒居無事之時，便從搜集歷任住持、大德之生平著述資料，彙聚為經釋、論釋、講演、著述、散文、詩詞等，以便於後世傳承學習，亦為替佛學文獻做出進一步貢獻。⁴⁷

抗戰勝利後不久，國內烽火局勢又有再起之勢，南老依舊弘法不輟，鎮江焦山之定慧寺、杭州之妙香庵、無錫之大悲庵，均曾駐錫。⁴⁸終因戰火蔓延江北，加之南老病疾之因，故同智老呼應共赴至上海南市之沈香閣落定。於上海暫居後，南老藉佛青會主辦心光星期講座，特為眾人講述〈法界緣起〉，⁴⁹另一方也藉上海地利之便，通訊設備之完善，於固定時段開辦廣播佛教節目，進行空中弘法。⁵⁰然經多年戰火，再逢國共相爭，各寺經典佛像不少皆受祝融，對此南老響應各佛教團體，於電台敦請諸大帥諸大居士廣播勸募塔捐及裝藏經書佛像，⁵¹盼其匯聚失遺

3年)，頁133。

⁴¹ 〈僧眾救護訓練班開訓並補行開學典禮的公函〉、〈第一期訓練期滿舉行畢業典禮的公函〉，泰州市檔案館藏，《國民黨泰縣黨部檔案》，檔號111-1-24-1、111-1-24-3。

⁴²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，《南亭和尚全集》（臺北：臺北市華嚴蓮社，1994年），頁96。

⁴³ 參閱：〈蘇北抗日根據地建立〉收錄於劉幹才、李奎，《華中抗戰大紀實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21-25。

⁴⁴ 參閱：李昌齡，〈飛災橫禍-記抗日戰爭初期日機轟炸原泰縣城鎮暴行〉收錄於《泰州文史資料》第3輯（泰州：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，1987），頁42-45。

⁴⁵ 陳慧劍，《南亭和尚年譜》（臺北：華嚴蓮社，2002年），頁80。

⁴⁶ 〈本山：歡迎仁山老法師及南亭法師〉，《中流（鎮江）》第2卷第8期，1943年，頁16。

⁴⁷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，《南亭和尚全集》（臺北：臺北市華嚴蓮社，1994年），頁114-116。

⁴⁸ 〈第二任 南亭和尚〉臺北華嚴蓮社，網址：http://www.huayen.org.tw/page_view.aspx?siteid=&vr=&usid=&mnuid=2100&modid=393&mode=（檢索日期2018年3月26日）。

⁴⁹ 《洪深昨由廈門乘軍艦來滬 日內擬赴杭小住》，《申報》，1948年8月1日，第4版。

⁵⁰ 《光亞廠著名出品》，《分類廣告》專欄，《申報》，1948年12月19日，第3版。

⁵¹ 《重建東方第一大塔廣播勸募啓事》，《申報》，1948年12月20日，第3版。

經典，以傳承佛陀之慧，普渡黎民蒼生。

1948年國共內戰日益激烈，次年（1949年）初淮海戰役（1948年11月-1949年1月，又稱徐蚌會戰）後，戰事迫近，江南已岌岌可危，1949年2月局勢險迫，蔣中正在戰事不順主力師團盡失下，受黨內外圍剿而下野，⁵²共軍更順勢頒布「京滬杭戰役預備命令」文告，預告即將砲擊京滬、渡江南下。⁵³面對戰火險惡，一時埠滬局勢大亂，市面充斥搶購物資人群，驚慌失措之避難民眾更是擠破車站、碼頭。⁵⁴但此時南老依舊續留上海，更在《申報》刊登廣告，於2月21日上海貧兒工讀院中午時段開示佛法，同時並再透過電台播音放送各處，盼佛法撫慰民心，⁵⁵其精神於今亦得敬佩。

四、風雨興佛東傳法

南亭和智老於上海避亂，寄住慈雲寺沉香閣之際，智老便曾提及去臺弘法一事，但考慮到人生地不熟，在臺難以棲身，受戰亂紛擾下，兩岸往返通行早已重重不便。正舉棋不定，已早先一步到臺灣的曾徒孫成一，一再函電催促，請兩老及早成行。信中說：「臺灣信徒很多，當不會餓死也。」有此訊息，為延續佛陀智慧，廣施弘法，南老始以黃金擠購得上海飛臺北的最後一班機票，驚險飛抵臺北。⁵⁶於來台之初，南老同智老暫住臺北十普寺。不論智老、南老皆為當時一代大德，然智老年歲已長，比如北斗眾星拱之；南老亦當青壯，至力佛法弘傳，故旋受禮聘至善導寺擔任導師講經說法。⁵⁷臺灣初受戰期之破壞，後又逢國內物價的通膨衝擊，⁵⁸至1949年底江山易幟，大量軍眷湧入，都使財政支出與社福需求日益吃緊，而日常寫照仍處於百廢待興之際，兩岸關係更是劍拔弩張，社會時常瀰漫著緊張與不安。在此氛圍下，智老、南老秉持佛陀博愛，決議連合諸位大德法師，一同舉辦面向全臺傳戒。⁵⁹

⁵² 〈民國三十八年大事預定表〉《蔣中正日記》，1949年1月。典存於美加利福利亞州史丹佛大學（Stanford University）胡佛研究所（Hoover Institution）。

⁵³ 詳見南京市檔案館編，《解放南京（上）》（北京：中國檔案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689-691。

⁵⁴ 鳳凰網資訊歷史，網址：http://news.ifeng.com/history/gaoqing/detail_2013_09/22/29779597_0.shtml#p=1（檢索時間：2018年4月7日）。

⁵⁵ 薑進主編，《二十世紀上海報刊娛樂版廣告資料長編 1907-1966 第3卷》（上海：上海文化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682。

⁵⁶ 卓遵巨集、侯坤巨集訪問，《成一法師訪談錄》，頁95~97。另參褚柏思，《天下名山錄》（臺北市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1年），頁102。

⁵⁷ 褚柏思，《天下名山錄》（臺北市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1年），頁102。

⁵⁸ 詳可參閱卓遵宏、牟立邦〈試探戰後滬臺金融互動：國幣與臺幣之關係（1945-1949年）〉發表於《上海復旦大學金融史會議》，2016年10月21日。

⁵⁹ 〈人間佛教——茗山法師誕辰100週年〉網址：http://www.zjxww.com/frl/2013-03/25/content_28

次年（1953年）元月中國佛教會在台南白河大仙寺，舉辦為期15日的傳授三壇大戒，這亦是戰後臺灣佛教首度傳大戒，此傳戒盛事，匯集各方大德。⁶⁰由當初發動傳戒的大仙寺住持開參任得戒阿闍黎、智老任說戒師、太滄任羯磨師及道源任教授師；證蓮、南亭、慧峰、煮雲、星雲等法師任尊證師，且有多位常住在現場指導；⁶¹白聖法師任開堂。此次傳戒活動，得新戒人數高達455人，引發台灣佛教界頗大的關注，奠定此後台灣佛教的傳戒基礎，也導正往昔受戒者的言行陋習。自此受戒後不得穿俗裝、住俗家、吸煙喝酒等，同時將迷信與神佛加已分離，有助人們正本清源地認識佛陀成佛的事實與平凡，把神鬼迷信從臺灣既有混沌傳統齋佛信仰中消除，其意義與影響可謂深遠。⁶²

由三次大傳戒始末，亦可見智老和南老於佛教界的分量。受戒對於出家人而言，更是一重要大事，其堅忍的修道期，即是對僧格的鑄造，唯有堅信篤行，不斷反覆淬鍊，方能堅定永恆守戒。但另一方面，嚴格守戒並非於執著，凡是真正嚴格守戒的人都並不會執著，只有不懂戒律真意的人才會執著於此。守戒對於每一條戒都要瞭解，除明瞭佛制我的因緣、用意何在，才能曉得應該如何修學，如何持戒。持戒戒行裡面，一定有開遮持犯，所以每一條戒都是活潑的，條條戒都有開，開戒不是犯戒。戒當開的時候不開，錯了；不能開緣，隨便開則是破戒。⁶³這亦是佛法之智慧所在，也是南老合眾僧一同舉辦三次環臺之初衷。此次傳戒被學者譽為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一場傳戒革命爆發了，對日後幾十年來台灣佛教發展，產生深遠的影響。⁶⁴

與此同時，南老有鑑於臺灣島內經書的不足與匱乏，1955年和諸高僧發起影印《大正藏》，並親自組團但任團長，⁶⁵環島托鉢化緣，以鼓勵人預約購買，前後共花費44天時間，足跡踏遍全臺灣，一共募化280部。由於經書數量驚人，印製更不得馬虎，當時戰時臺灣受日本殖民，其印刷業受日本管控監督，本身並無印

06074.htm（檢索時間：2018年3月27日）。

⁶⁰ 林國平主編《當代台灣宗教信仰與政治關係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27。

⁶¹ 吳老擇口述，卓遵巨集、侯坤巨集訪問，《臺灣佛教一甲子：吳老擇先生訪談錄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6年增訂版），頁101。

⁶² 參考釋妙然，《民國佛教大事年記》，頁270。參考「大仙寺傳戒」，維琪百科，資料網址：zh.wikipedia.org/wiki/大仙寺傳戒，檢索日期：2017年9月18日。

⁶³ 參閱淨空編，《答疑解惑 淨空法師解答七百八十六問》，頁79。

⁶⁴ 〈大仙寺傳戒〉，《臺南文史》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culture.tainan.gov.tw/form/index-1.php?m2=252&id=1498>，檢索日期：2017年9月18日。

⁶⁵ 星雲大師口述；佛光山書記室記錄，《百年佛緣》15冊（佛光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77。

製與裝訂大篇幅經文能力，幸賴上海世界書局從大陸帶來數部機器，不乏之中更是德國高端設備，並有唯一印製裝訂全開 31x43 書籍能力，⁶⁶再歷經 2 年印行工作全部順利完成，廣泛流通於臺，就當時經典極缺之下，不論是從臺灣佛教界，乃至文教界上，皆能堪稱為一大盛事。⁶⁷

南老雖不時走訪各地講經說法，然其時全島交通和資訊網路都尚未普及，為有助於弘法的傳播，和顧及位居臺灣其它不同區域的信徒與民眾，特別運用電臺廣播的方式，弘法宣傳。1952 年由南老借民本電台開闢〈佛教之聲〉節目，除講述佛法之外，聽眾若有疑惑，可與電臺聯繫詢問解答。並於每週二播放南老講解的〈妙慧童女經〉、〈十善業道經〉，每週四播放成公講解的〈普賢行願品〉。以南老講〈妙慧童女經〉而論，藉妙慧童女的提問，和佛陀的開示，以意深言簡的講述方式，除讓眾人得以明瞭人間的福報、智慧，是可以靠修行而來的，人世間有苦有樂，都是因果關係，欲得善果，要先種善因；並藉此典故，呼應社會時局重視兩性關係平等。1959 年更於新竹創辦法音電臺，為方便聽眾，於相關佛學刊物另印製節目時刻表，以利民眾選擇安排與準時收聽。⁶⁸透過無線電波的弘揚佛法，得使更多與佛法的有緣人結緣，互動式的廣播方式，亦能給予聽眾進一步認識佛法，深刻理解其精神義理同圓種智。

在 1952 年華嚴蓮社創辦之初後，南老便極力重視關心，獎掖後學，同時傳承智老獎勵志學遺願，於蓮社本身和趙居士等贊助下，設立趙氏慈孝獎學金，以擴大對全臺學子之獎助學金。⁶⁹對於撫貧恤孤的社會慈善活動亦熱心投入，南老特托成公專責，於每年冬令救濟工作，將募款樂捐之白米、衣物，發放予貧苦百姓。⁷⁰南老弘傳華嚴足跡早已步入全台各地，由以蓮社鄰近之桃園縣大溪鎮，深得在地信眾擁護，惟當時無一道場。1959 年大溪「僑愛新村」眷村發放冬令賑之時，便深受居民懇託創設佛堂，使之讓村民有一禮佛共修的處所。對南老而言，弘揚佛法，設堂傳道，即為份內事，在能力所及，遂允諾開始規劃建寺。經多方努力 1962 年「僑愛佛教講堂」興建告竣，翌年春，舉行落成開光典禮，隨即成立週末年佛會，由此廣開法筵，徧弘大教，使信眾除臺北的華嚴蓮社外，另有一處同可修心、修福、修慧之所在。隨著僑愛講堂創設，也代表南老在臺弘法有成，對華嚴宗之發展亦也逐步茁壯開枝。⁷¹

⁶⁶ 劉冰，《我的出版印刷半世紀》（臺北：長青文化公司，2000 年），頁 145-146。

⁶⁷ 范觀瀾主編《華嚴文匯》下冊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747。

⁶⁸ 何綿山，《台灣佛教》，頁 176-177。

⁶⁹ 華嚴專宗學院，網址：<http://www2.is.cgu.edu.tw/stdaward/filedownload.aspx?id=4096>（檢索時間：2018 年 3 月 26 日）。

⁷⁰ 〈善導寺及華嚴蓮社明舉行法會慶佛主成道 全部功德金捐助冬賑〉，《聯合報》，1959 年 1 月 15 日，第 5 版。

⁷¹ 〈創設沿革〉僑愛佛教講堂網頁，網址：http://www.qiaoi.tw/service_center/history/（檢索時間：

綜觀來臺前後時期的南老，雖暫得安身立命之處，但終不忘其志，積極投入佛法任務，尤以南老與其弟子成公，更秉持濟世救人之念，普及佛陀智慧之心，來臺以後，不惜辛勞，遍走全臺各大寺廟、道場，乃至眷村，榮民醫院、監獄等處⁷²，弘法講經，淨化民心，安定社會。⁷³同時顧及到臺灣本島民眾有為數眾多是使用閩南語、甚至有沿用殖民時期的日語，作為日常的溝通用語習慣，為此，南老曾於連講 40 天《維摩詰經》中，每日皆特禮聘深曉台、日雙語的台籍高僧法師，進行現場翻譯解說，亦可見南老之用心。⁷⁴種種利民施福舉措，也象徵中國漢傳佛教華嚴宗的正式在臺展布弘法作業。

五、創立蓮社弘華嚴

1952 年南老為宣揚佛陀教義，淨化社會人心，實踐護國利生等理念，在臺北市新生南路巷內創辦華嚴蓮社。並迎請智老到社供養，尊為導師。⁷⁵為助推動弘法工作，在成公與智老、南老共同努力下，於 1952 年在臺北市新生南路巷內，創建「華嚴蓮社」。⁷⁶時蓮社僅係木造平房一幢，勉強用供臨時弘法布教之所，嗣以鄰居喧鬧，不宜靜修，乃另覓地址遷移，幸得諸方熱心贊助，終遷至臺北市濟南路現址。隨著佛法弘傳，信眾日多，房舍不斷增建擴張，直到佛堂、講堂、宿舍、廚房等俱全，此係當時臺北市的精華區，大為方便信徒往來。整體工程直到 1975 年始完全竣工，⁷⁷同年再創設成立華嚴專宗學院，大大助益專弘華嚴義學。

南老苦心孤詣於臺北市中區一塊創建華嚴蓮社，而非擇崇山千里之另一用意，是因為當時上層社會較推崇基督教，佛教於 1949 年遷臺後仍屬低迷時期。⁷⁸不只可否中樞遷臺後，蔣中正、宋美齡、乃至當時行政院長俞鴻鈞皆是虔誠基督徒，⁷⁹雖蔣氏於大陸時期便受洗基督，但依秉持尊重各方宗教立場，以善為本。⁸⁰未有多加干涉或迫害之舉措，但下屬人士不免揣測上意，甚至狐假虎威，仗勢欺人，

2018 年 3 月 27 日)。

⁷² 星雲大師口述；佛光山書記室記錄，《百年佛緣》4 冊（佛光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107。

⁷³ 范觀瀾主編，《華嚴文匯》下冊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748。

⁷⁴ 星雲大師口述；佛光山書記室記錄《百年佛緣-生活篇》2 冊（佛光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49。

⁷⁵ 參考張志哲主編，《中華佛教人物大辭典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6 年），頁 1284。

⁷⁶ 何綿山，《台灣佛教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0 年），頁 207。

⁷⁷ 真禪，《台灣弘法記》（上海：上海玉佛寺法物流通處，年不詳），頁 45-46。

⁷⁸ 馬明博，《寶島問禪記》（北京：中國攝影出版社，2015 年），頁 34。

⁷⁹ 蔣來臺後每週皆同宋美齡於教堂禮拜，之中更不乏其他相關政府要員將領，期間便是由周聯華主持。見周聯華，《周聯華牧師訪談紀錄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12 年），頁 53。

⁸⁰ 筆者常年專於國民政府相關研究，並於 2017 年 8 月受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史丹佛大學（Stanford University）胡佛研究所（Hoover Institution）之邀，參與夏季工作紡，故得拜讀《蔣中正日記》。蔣氏雖為一虔誠基督徒，然依舊曾多次和太虛大師請教長談。在長年日記硃筆中，更不乏能感受對各宗教的尊重態度。

依基督教徒身分自成派系，故對非信者易遭受排擠，以至於出國、擔任公職、升遷都難免受至刁難。⁸¹故而為扭轉此氛圍，引領學佛之人，進而達成平等、改善此種情況，亦將以臺北市區為首選。

在弘揚華嚴流傳法寶上，南老承續故有弘法之志，多次精印，點校三種《華嚴經》與《華嚴大疏鈔》、《探玄記》、《佛教大辭典》。⁸² 1968年南老和成公共同於蓮社成立印經會，印行基本的佛學書籍文告等，介紹信眾學佛，多年下來，出版不下數十萬冊。不久又印贈佛學經典與論著，至今也有200種以上。至1995年再特別成立「華嚴編藏會」，以推動華嚴經論著述整編工作，其中又以重修《華嚴經疏鈔》之成果最為豐碩且重要。然《華嚴經疏鈔》因經中資料複雜、艱澀，難以使人親近讀覽，故有重修規劃之念。如今在歷經近10年努力，並憑藉其弟子賢度法師等人，更是不遺餘力，搜羅有關過去所失散的孤本資料，再對艱深的原文內容，作鉅細靡遺的編排、註解，最終完成《華嚴經疏鈔》的新編。⁸³全書共分20冊，以有助於世人閱讀，並瞭解華嚴學之經義，至此也為華嚴學開創另一嶄新面貌。

1970年代正值臺灣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後，由於當時各種科技專業大專院校相繼設立，國際科學之進步，更屬一日千里，知識已達爆炸程度，而華嚴大教主張法界緣起，頗能切合民主科學時代之思潮。1975年華嚴專宗學院創建，以大學部的學生為主要招收對象，四年招生一次，更是臺灣地區第一所採取大學制度的佛學教育機構。⁸⁴創院本意即是延由大陸時期華嚴大學精神，而華嚴大教主張法界緣起，頗能切合民主科學時代之思潮，同時有助提高僧伽教育水準，培養現代弘法人才。為配合以上辦學宗旨，乃定學院名稱為華嚴專宗，蓋以講授華嚴大教及其相關經論為主課。同時將中、英、日文，中外歷史及佛教史，中、印、西哲學等，列為輔佐課程。至於天臺、法相、般若、禪、淨、律、密諸宗，亦列為共同科目，使莘莘學子得以增廣所聞，而使所學皆臻實用。⁸⁵

學院創辦之初，南老自任導師，為諸生開講華嚴大經，並再委以成公為院長為學僧講解〈普賢行品〉、〈入法界品〉等；又於所屬分支道場宣講《華嚴發願文》、

⁸¹ 星雲大師，〈星雲禪話〉收於《南方人物週刊》，2011年。

⁸² 范觀瀾主編，《華嚴文匯》下冊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747。

⁸³ 《華嚴經》而論，本來是經、疏、鈔三部分各別分開的，至1939年於上海曾有成立華嚴經疏鈔整編會，然而華嚴經疏鈔引用經典多達50餘部之多，但抗戰期間交通不便、物資缺乏，不免滄海遺珠，未能加以反覆考據，加上當時和距今的時空文化差異，整編之經疏鈔保有原有古經文的書寫模式，未加上現代新式標點符號以利閱讀，至現代白話文、口語化的生活，使之中無窮奧秘更難親近瞭解。見卓遵宏等，《成一法師訪談錄》，頁167-171。

⁸⁴ 〈渡化世人為己任的成一法師〉收錄於江蘇海安縣政協文史資料彙編，《海安文史 故園情》，第7輯（江蘇：江蘇海安縣政協文史資料出版，1993年），頁113。

⁸⁵ 〈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〉，收錄於《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創刊》（臺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，2002年），頁309-310。

《華嚴論貫》等，⁸⁶充分闡述華嚴學之精神和佛法道理。最初學院每期僅招收數十位學生，然如種子落地，實有推助於華嚴學說之研究與傳播。⁸⁷因此於 1983 年華嚴專宗學院增設研究所，並在桃園僑愛佛教講堂，附設了先修班，滿足好學而低學歷的僧俗青年的需求。⁸⁸華嚴專宗學院辦學與時俱進，其它諸如寫作、資訊、傳媒、電腦等有利於提升學員服務能力的實用知識，也在開設之列。⁸⁹教育上特別注重能夠承續法脈和弘法利生的僧才，所以在學生畢業後，支持鼓勵學徒們投入寺院服務，或出國深造，皆精進不懈，寄期成就優秀僧才。這樣教學培養方式，造就大量的優秀僧才，如賢度法師，都能學有所成，或服務常住，或建立道場，受請到處講經說法者，亦大有其人。⁹⁰

在南老與彼等佛門子弟的努力下，無論在講經說法，普渡眾生，或是社會救助，濟貧扶弱，都有不可抹滅的巨大貢獻。又對於臺灣社會有正面性的能量幫助，發揮實質效果的同時，也提升佛教華嚴宗在世人面前的觀感，有助眾生瞭解佛陀慈悲普渡之心，使之認識佛學，重建精神文明及社會倫理，提高生活品質、道德水準；乃至身心靈的全面成長昇華，進一步增進人類全體之福祉，成為互助和諧、安和樂利的大同世界。南老等於此致力發揚華嚴慈悲精神，實地投入社會救濟事務，更於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弘法等各項秉持初衷，持續不輟。⁹¹即如所言：弘法的動機無非在慈悲，希望別人也可以聽聞真諦，然後予以思維、實踐，以致受用無窮。⁹²

六、結論

回顧南老一生歷程，最初雖對佛法未得熟習，尤以高深義理更一知半解。常年為民間超渡亡魂、遍趕經懺；直至於泰州北山寺任職，從剃度師智老學習佛法經典，方悟佛家思想之浩瀚無涯，若不能深入經藏，則將有負一身緇衣和佛陀之遺教，故始日夜通覽內外經典，無不遺力勤勉苦讀。日後赴迎江佛學院學習深造，結業後旋即清涼佛學院代課，並從應慈大師學習《華嚴經》奧秘，至此受華嚴經啟蒙智慧，數年間先後於華嚴學院、常山虞山法界學院、鎮江竹林寺佛學院執教

⁸⁶ 賢度法師，《華嚴學專題研究》（臺北市：華嚴蓮社，2008年），頁310。

⁸⁷ 成一法師，〈華嚴專宗學院的創校經過〉，《成一文集》，另收錄於《華嚴文匯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641-642。

⁸⁸ 成一法師，〈華嚴專宗學院簡介〉，《成一文集》，收錄於《華嚴文匯》，頁639-640。

⁸⁹ 何綿山，《台灣佛教》，頁4。

⁹⁰ 成一法師，〈華嚴專宗學院的創校經過〉，《成一文集》（臺北：萬行雜誌社，1994年）。

⁹¹ 參考真禪，《台灣弘法記》（上海：上海玉佛寺法物流通處，年不詳），頁45-46；卓遵巨集、侯坤巨集訪問，《成一法師訪談錄》，頁113-19。

⁹² 社論，〈論弘法的變與不變〉，《萬行》51期（1989年3月），頁1。

授課，於教學相長間遂受各界尊重。1931年南老受常惺法師之託付，返光孝寺任職。於光孝寺執掌寺務間，南老除救濟災民，不時亦多方奔走，廣施仁義。1937年抗戰爆發，南老共赴國難，成立僧人救護工作，收容難民。八年寒霜，救苦救難。雖終抗戰獲勝，但內戰續而再起。受國共內耗紛爭，民心流離，社會思變，宗教亦受不振，故而1946年轉赴上海講經弘法，終其大陸淪陷前夕，未改渡生之念。其言行舉止，即如佛家所言：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。

南老酷愛經書、為法忘身，原意專於華嚴弘揚，但卻因時局的動盪不安，各種磨難相繼迎來，一時難加施展。隨著大環境對佛法的消沉，為播火種不使燈滅，同時也意將漢傳佛教宏傳寶島。1949年5月南老偕智老渡海遷台，至此，象徵漢傳佛教華嚴宗的正式來臺展布弘法工作。有見戰後臺灣佛法不振，不惜遍走全臺募印法寶，更先後參與全臺三次大戒。至1954年華嚴蓮社道場啟用，南老領眾共修弘法講經，不時走訪南北各地，可以說是法筵常開。為照應偏遠地區民眾，於民本電臺開闢佛教之聲節目，展開空中弘法。並推動獎學金，接引大專青年學佛，相繼佛法任務不斷，佛化基層，逐使從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，從神佛不分、戒律不嚴的情況，漸返漢傳佛教本有之端莊正儀，以引領信眾，拜佛誦經，讓正處於風雨漂泊的臺海人心社會日漸趨於安定。1975年華嚴專宗學院開辦，承華嚴大學辦學精神，與時俱進，至此前後10餘年載，不遺餘力專弘華嚴經佛法。南老繼智老執行法務，傳承華嚴法脈於臺，方使後續漢傳佛教華嚴宗光彩得繼綻放於人間。

